新文学碑林

玉君

杨振声 著

玉君

杨振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一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玉君/杨振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
(新文学碑林)
ISBN 7-02-002958-2

Ⅰ.玉… Ⅱ.杨… Ⅲ.中篇小说-中国-现代 Ⅳ.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314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62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75 插页 3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5.00 元

出 版 说 明

本世纪之初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语言、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全面革新，形成了各种流派百舸争流的新局面，从此，建立起了现代意义的新文学。新文学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绩，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作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兴起，推动着新文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人民、与时代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民族危难的时期，作家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许多受到人民欢迎、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四十年代，以表现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为特点的解放区文学，同国民党统治区的揭露黑暗、向往民主自由的文学创作互相辉映；这二者的汇合，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适应了现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它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也创造了自身的辉煌。

为了显示新文学的成果和发展轨迹，我们选择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地位的作品原集，汇编成这套“新文学碑林”，每一本书都力争以初版原创风貌与读者见面，内附原版封面与插图。希望它的出版能为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一套精良的参考资料，为文学爱好者提供一套珍贵的文学读本，为今天的年轻人了解那个虽然陌生但却多彩的时代提

供一个园地。这里面每一种书都是新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路碑，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回顾这一碑林，也是对新文学前驱者的永久的纪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8年1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自　序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象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他要使海棠有香，鲫鱼少刺。你说他违背天然，他本来就不求忠实于天然。他把那种美德，早已三揖三让地让给科学家了。他是勤苦的工蜂，从花中偷出花蜜酿成他的蜂蜜。花是天生的，蜜是他酿的，没花他酿不成蜜，但蜜终非花。

然则小说家都是骗人的吗？我又答没有一个小说家能骗过人的。你或者可以被科学家骗了，但是不能被小说家骗了的。因为科学家是为天然说话，你看了他的书，仍是不能知道他这个人；小说家是为自己说话，你在书中到处都可以捉到他的。譬如在《玉君》中，林一存海外归来，孑然独居。回首盛时，自愿玉君一如昔日。而偏偏玉君已有了情人；有了情人也罢，又偏偏是他的朋友；既是他的朋友，自愿此生此世，不再见到玉君，偏偏杜平夫又以玉君相托；偏偏要他作个红娘；作个红娘也罢，偏偏玉君处又来提亲；此真令人难堪之至者矣。故其桥下第一梦，欲杜平夫能有外遇也，第二梦欲早能与玉君有婚约也。但梦虽能替心说话，而不能替心办事，梦亦终留为

Unfulfilled Wish 耳。至其出游，种田等等，都是求 Sublimation 的把戏。而其种种不平的议论，处处都是感情引导着理想，Suppressed Wish 在那里捣鬼儿。至玉君对婚姻制度起了反动，就是林一存的 Complex 有了结局。作者初无意比附于心理分析学来写小说，不过写完后一看，自己才吓了一大跳。索性就写了一篇 Freudian 序在这里。

至于此书为何要这般写，只是为了不肯那般写的缘故。第一，“水浒”“红楼”等长篇小说，都是偏于横面的写法，所以写了个全社会，写来又那么长，作者终身只能作一部。如西洋长篇小说的体裁，从纵面写下去的在中国几乎没有。第二，中国小说与诗的哲学，总是要写人生如梦，越是好的作品，梦越深沈。所以此书不那般写，就不得不这般写。

先谢谢邓叔存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一遍。再谢谢陈通伯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二遍。最后再谢谢胡适之先生，为了他的批评，我改了第三遍。

一

正是初秋夜里，窗外月清如水。我一个人独坐在屋子里，单零的影子照在书架子上。不免回想到未离家以前，父母俱存，姐姐未嫁，亲友往来频仍，家中总是热闹闹的；现在呢，一个人远游归来，只剩下孤另另的一身与几个老仆同居。正在低回往事，忽听到乓乓乓一阵扣门的环声，把我的旧梦打断了。

张老头出去开了门，回来在我的窗外打个招呼道，“杜少爷来瞧你啦。”

我正要迎出来，杜平夫已经一头撞了进来。把帽子向桌上一掷，转身像块大石头似的坐在沙法上。两手抱了头，一声不响。只见他两扇脚在地板上一起一落的。

我问他话，他也不理我。我退两步坐在一张摇椅上，一面摇着一面望着他。

他忽地从沙法上跳起来，在地上绕了两个湾子，拿起一支香烟，自己燃着，把火柴狠狠地一掷，掷在地毯上。一蹲身又坐在沙法上。痛吸了一口香烟，对着喷出的绕缭烟雾出神。我过去把火柴的余烬用脚踏灭了，又回到自己的摇椅子上望着他。

他毫无声息地吸完了半支烟，把其余的半支掷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擦了个粉碎，把身子向沙法背上一仰，哈哈了两声，又无一点声息。我仍是一面摇着椅子一面望着他。

他闭上一回眼，像似有所回忆。忽然两个眼圆睁起来，冷笑道，“哈哈，胡子胡子！你的女儿不能与仇人的儿子结亲，仇人的儿子却偏要娶你的女儿。不错，偏要娶你的女儿。”说着他又把脚一顿。

他停了一回，把背离开沙法，两手抱了头支在膝上，眼望地不动，微弱的声音问我道，“你记得周玉君不记得？”

“周玉君？”我的声音不知不觉的从嘴里跳出来，同时我的心也乱跳起来。

“不差，花市街周胡子的女儿。”他慢慢地这样答。

“周玉君怎么样？”说着我仿佛看到十余年前朗目皓齿的玉君，歪了头站在我面前。

“我在北大，她在师范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认识的。”他说着站起来，又以拳抵案道，“今天到她家里去提亲，被胡子骂了个落花流水！”

我的头渐渐低下去。停了半天，又问他道，“你们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了。胡子因为什么生气哪？”

“谁不是这样想！”他拍着桌子说；“那里料到胡子想起几十年前的旧账来！他说是当他与先父同僚的时候，先父为了一件事，不念乡谊，把他参了一折子。现在他的女儿不能与仇人的儿子结亲。可惜玉君的母亲已死，无人替玉君作主。她的继母，又是漠不相关的。胡子又拉扯上什么自由恋爱，洪水猛兽的话。最可恨的，他把玉君教到跟前，痛骂一番，不许她再到北京去。”

“今天晚上，”他停一回又接着说，“我会到玉君，你看，这是她泪洗了的一条手帕——”说着他的眼也红了。又退一步坐下去，低了头不作声。此时屋内屋外都无声息，只有小猫球儿在软椅的角上，团了身子，肚皮一上一下的咕噜咕噜酣睡

——万事都不关心的酣睡!

停了好久好久,他站起来说,"我明天就要动身到上海赶法国船去啦,去后关于玉君的事,一切请你照顾。我已同她说过了,明天早晨,她到海岸送我上船,请你也要来的。"

说完他拿起帽子来,迈步走出去了。

他去后我一个人对灯独坐。回想当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祖母尚在。她最喜欢招来亲友中的女孩子们到我们家里,陪着她老人家听鼓儿词。当时大家最心爱的一个小女孩子,就是周玉君了。她是父亲的朋友周胡子的女儿。那时不过十一二岁。乌发雪面,明眸皓齿,常常赤着两行小牙,腮边一对笑窝,抱了花跑来找姐姐。

有一次她同姐姐在后院子里灌花,手里提了水壶。仰着脸同姐姐说笑,冷不妨被老树根绊倒了,抛了水壶,溅了新衣。我过去拉她起来,她擎着两只小泥手只是哭。姐姐过来替她用手帕擦干衣上的水,她还是哭个不休。我跑到屋子里,找了一把斧头,过去对那老树根拼命的叮叮乱砍。她见了才转哭为笑,从两眼的滢滢泪光中,射出感谢我的笑意。

我那时痴头痴脑的发了许多儿童的幻想。她虽是一个十一二岁,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儿,然在我心中,她是我的思想的中心轴。我读书是想日后作大官,骑了马回家对她夸耀的。她的先生责罚了她。我知道了总是义愤填胸,想替她报仇。

又常幻想她与我在漆黑夜里,跑到高山深林中去逃难。狂风怒吼,野兽咆哮,她吓得紧紧地抱住我的臂腕,悄悄无言地走路。忽见山头上现出一片火把来,一群强盗,露胸攘臂,手持明晃晃的板刀闯过来,要抢劫玉君。我把玉君藏在石后,一人奋臂当前,夺过剑来把强盗打退,却是自己也受了致命的重伤。玉君出来,见我倒在地上,跪下伏在我胸上哭,眼泪都

滴到我的伤痕里。我一时想坐起来安慰她，告诉她我一点儿都不痛。但是身不由己，刚抬起半身，便又倒下。一阵心痛，就死过去了。她从此接着哭我。直至她长到十五岁，十七岁，十九岁都不忘我，嫁了人还时常到我坟上来吊我。

这种痴呆的思想，直至现在十余年后，还在我心中留下印痕。不过自从两家老人凋零，玉君的哥哥早逝，我的姐姐已嫁之后，两家的往来便渐渐地断绝了。我在外前后十余年，竟未得见她一面，而她的消息也久经沈杳。于今我回来，家中剩下孑然一身，而她也快要嫁人了！

我正在想的无聊，忽被小猫球儿苗的一声，把我的思线碰断了。我抬起头来，只见它在软椅上翻转身来，对我伸开两只前爪，鼻子向上一痉，赤了牙，打了一个深深的呵欠，又咕噜咕噜一阵，仿佛是警告我天不早了，快睡觉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二

早晨六点钟出了城门，见朝日刚从树梢探出头来，照在盖满露珠的草地上，蒸起一层晶雾。远远地望见几个村落中冒起缕缕炊烟，直冲上新开放的淡蓝天空。我沿着一片菜园子向海边走去。一面走一面回想昨天晚上杜平夫对我所说的话。想起要见多年别过的玉君，心中不免突突地跳。想到平夫是个有性情的男子，又私为玉君喜。但是，平夫去了，要我照应玉君。在中国这个社会里，男女中间，都是隔条天河的，那里有互助的机会呢！岂不是令人搔头的事吗？

我说着一抬手，把个路旁站定，拉菜车子的驴儿，打了一下。我是低了头在菜园旁边走，那驴儿正在那里打盹。我这抬手一下，又正碰在它的眼上。它冷不妨吓了一跳，脖颈一仰，向上一跳，拉了菜车子就跑。把车子上刚刚装好的清新油绿的韭菜，菠菜，王瓜，大葱，小白菜，紫胖的茄子，红脆的水萝卜，都倾翻在地上。还有几个圆肥的青椒，冬瓜，王瓜在地上乱滚。

菜夫正在抱着菜向车上装，见驴儿跑了，快放下怀里抱的菜，把那个受惊的驴儿拉了回来。那驴儿直仰着长脖，竖起一对大耳朵，吁吁地喘气望着我，用两条后腿向地上乱踢，大有对我过不去的样子。

我对菜夫抱了歉，帮他把菜装好了，又向海边走。

穿过菜园子，便是一片沙田远接海岸。过了沙田，我便望

见一对人儿在海岸并肩散步。他们走着渐渐慢下去，又渐渐地那位女子停住了脚，脸转向一边，头渐低下去，看地无言。那位男子站在她面前，伸开膀子，似乎对她有所请求，但是她不应，那男子的膀子，渐渐地垂下去，也低了头看地无言。

离他们不远，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子在那里低头躬腰拣石子。此时海岸上只有他们三位，静悄悄地站在朝日中，背衬着一片海水的清碧，远接天边。

我不好意思走向他们，只得低下头向那位小女孩子走去。只听背后有人叫道：

“一存，我同玉君在这里等你半天了。”

我转过身来，见杜平夫与周玉君正向我走来。玉君高细身材，眉目间犹是幼年的秀朗。而神采越见飘逸了。我正想向前迎上去，而两足偏偏趦趄不前。玉君乍见时红了脸，蹒跚地走过来。海风吹得她的玉白纺绸刺花短袖与下身的哔叽百褶白裙都翩翩向后飞舞，像似阻止她的前进。她的柔黑的眼珠，满含着羞涩的笑意道：

“林先生，你可记得十几年前的玉君？”

我从她的笑中，犹依稀见到她幼年的憨态。便答道，“只有你笑的样子合你哭的样子，我记得最清楚啦。”

“可是我常常哭过？”她笑着问我。

“哭是不常哭，只是一哭就会闹乱子的。你可记得我们后院子的老树根是你哭断的吗？”

她听罢红了脸一笑，那帔肩的雪毛，也都丝丝摇动，磨擦着她红润的双颊。

“从前家兄在着，我们还时常得到你的消息。后来家兄去世，消息就断绝了。”她说着把头渐低下去。又接着道，“我在北京的时候，你已经到外国去了。听说你连朋友的信都不写！”

我答道，“人家有了快意的事情，才写信给朋友要他们高兴；有了失意的事情，也写信给朋友要他们伤心。我既无得意的事情能使朋友高兴，又不愿意为失意的事情教朋友伤心，所以就用不到写信了。”

她听罢把头掉过一边，假装看海，不再理会我。我又指那个小女孩子勉强搭讪道，“那是谁？”

“那是我妹妹菱君。”玉君说着对菱君招手道，“妹妹，过来见见林先生。”

菱君听罢，两手捧些石子跑了过来。只见她雪白的皮肤，乌黑的头发，星目朱唇，犹是当年玉君的样子。我要同她握手，她把石子用左手向胸前捧着，抬起右手来与我握手——一只丰软的小手，指根上一行四个小窝。我问她话，她不回答，只退过去用手弄着她姐姐的短裙，瞪着两个滴溜溜的大眼睛望着我。

玉君用手抚着菱君的头道，“怎么啦？平常是个话婆婆，现在倒成了缄口的金人了！”

忽地汽笛一声，大家都吃了一惊。转头看时，见一只载客的小汽船，飞箭似的，从西面驶进港来。平夫把那只船恶狠狠地看了一眼，脸上忽地老了十几年似的。凑近一步，眼里冒火一般的看着玉君道：

“玉君！”他说了这两个字，再也接不下去了。他的咽喉为感情塞住了。

玉君慢凑到平夫的跟前，拉了平夫的手，两个眼满含着泪光，希望，怨望，看了平夫半晌，她微启的唇，被日光穿射，映出一种浅红的颜色，张了一回，方微微地颤动道：

“你去了三年以后就回来罢！”

“我不去啦！”平夫顿足道。说着把头低下去，好似要躲避

玉君的目光。

玉君听了，眉头开锁了几次，勉强含笑道：

“笑话，为什么又不去呢？”

“等到……”平夫咕哝了两个字便又断下去。

玉君看了他半天，放开了他的手，低下头半晌无言。忽地红了脸，对平夫嗫嚅道：

“你去罢，我一定等着你就是了。”

平夫抬起头来，眼里满含着感激的意思望着她，她低下头去。平夫伸开了膀子凑近她。我忙转过脸，移开步，去叫脚夫。

行李都装好了，平夫与玉君还傍倚着不动。直至催客的汽笛又叫了一声，二人才如梦中惊醒。平夫依依不舍地上了船。那船便大叫一声，一溜烟向东驶去。

那船直走的剩下一丸黑影了，玉君还在那里站着不动。海风吹散了她的丝发，吹冷了她的雪腮，像一个玉雕的女神。

我在一旁低首徘徊，要过去劝她也不好，离开走了也不好。便想法把菱君招在一旁，要她拉玉君回家。菱君望了我的脸要想说话。我便躬下腰，她竖起脚尖，把嘴附到我耳边道：

“姊姊为什么让杜先生走了，走了她又发愁？”

我笑道，“你不知道吗？”她摇了一摇头。“可是我也不知道呵。我们问问那海上的白鸥去罢。”

她听了直瞪着眼看我，表示不满意。又把头一歪，转了身跑去她姐姐身边，拉了她姐姐的手道：

“姐姐，我们回家去罢。”

玉君随着她低了头慢慢地走去。我也无精打采地走回家来。

三

正是初交中秋的天气。禾稼尚在田里未获。这一天我与张老头同到西庄子上去看看田。就在一个田家用过了午饭。张老头便同几个农夫到树阴下去歇午去了。我一个人闷闷地往家里走。虽是秋日而午热尚浓。此时午日方斜，人倦欲睡。经过几个村落时，总看见村头树下，几个农人围坐，吸着旱烟，大家谈天。路旁酒店里，这边坐几个，在那里吃酒；那边坐几个，在那里打盹。我一个人穿阡越陌，慢慢走来。四围寂静，只有微风吹动禾叶，刷刷作响，与离落的几个老牛齕草的声音。我又走过一个小溪旁边，溪岸坐了几个洗衣的幼女，不远又有几个垂钓的儿童。溪上对对的秋燕，掠水飞翔。在这种艳阳光下，生机四露的地方，我一个人总觉懒姗姗的，像个失掉同伴的羊。踽踽走回家中，见张妈正与她女儿琴儿在那里捣衣。见我进来，她们都停住手问我话。

我笑道，“刚到中秋，你们就忙着捣衣了！”

张妈笑道，“俗语说的好，‘山枣一声，懒媳妇吃了一惊。’我与琴儿反正是闲着没有事，现在就把冬衣忙好了，免得山枣上市，还要吃惊呵。”

我懒懒地走进屋子。西窗上满窗骄阳，有几个长脚蜂儿在新油糊的纸窗上嘤嘤乱碰。琴儿送过茶来。问我可要吃点食，我说不要了。她又把院子里晒的书，一部一部搬进来。搬完了，站在书架子前去整理。

琴儿是张老夫妻唯一的女儿。那年已是十五岁了。生得紫胖胖的脸儿。不笑不说话，一说话就没有尽头的。她一面理书，一面报告我些东家长，西家短的话。我半听不听地同她打混。忽然听到她说什么周小姐常到海边的话。

“可是花市街的周小姐吗？”是我发急地问她。她眼不瞧我，只是点了点头，继续理她的书。“周小姐怎么样？”我又发急地问她。

她回过头来看我一眼，又转了过去理她的书，只装没听见我的话。

我说，“琴儿，你这个孩子怎么学坏了！我不问你的话哪，你倒尽量的说，我问你的话哪，你倒不说了。”

琴儿回过头来笑道，“你这一着急可就把我吓忘了哪。你刚才问我什么来？”

我气了道，“琴儿琴儿，你老是这样地和我淘气，我明天只好搬到西山园子去住了。”

“少爷，你别动气，你听我告诉你。”琴儿一支一板的说道，“我今天吃过了早饭，跟对门的小润一块儿到海边去玩。看见了周小姐在那里站着哪，眼瞧着海，老久也不动一动。小润告诉我，说是周小姐常常地到海边去哪。从前还领着她小妹妹，后来只是她一个人。人家全都说她会跳海的。”

“胡说！”我说了却不知不觉的站起来，仿佛看到惊涛骇浪中伸出银白的牙爪把玉君抓拿下去。

琴儿看我出神，莫名其妙，瞪了眼直望着我。我觉出她的注视来，自己不好意思，正想转身向外走。忽听窗外张妈笑道：

“赵大娘，原来是你！那种风把你吹了来？”

“你们的少爷可在家里吗？”是赵大娘的声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